

辨僞叢刊之一



因
部
山
鶴

明胡應麟著

顧頡剛校點

四 部 正 謏

三 卷

明 胡 應 麟 著

顧 頤 剛 校 點

辨 偽 叢 刊 之 一

樸 社 出 版

序

自從民國九年我和適之、玄同兩先生計畫編印辨僞叢刊以後，我便購得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麈，把其中四部正鵠一種標點好了。歲月遷流，忽忽十載，還是壓在我的書箱裏沒有動。這回到北平來，始抽出三四天工夫，把往年所標點的審查了一過，又到北平圖書館去把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校對了一遍。於今由模社出版了。

本書作者胡應麟，字元瑞，自號少室山人，又號石羊生，是明代浙江蘭谿縣人，生于嘉靖三十年（辛亥，公元一五五一）卒不詳，只知道在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一六一八）之前。（少室山房類稿爲江澨然所輯，江氏序云，

『適視稼茲土，而元瑞已騎雲烟去我而游寥廓，』此序作於萬曆戊午。）

他一生的事蹟，因為沒有一篇詳細的傳，所以知道得不多，王世貞雖曾替他做過一篇石羊生傳，但這是他三十八歲時生病，怕早死，所以請王氏做的；實在他的壽有六十多歲呢。類纂是他的文集，而且刻在死後的，當然鉤索得出他的中年以後的行狀，可惜這部書極難覓，各處圖書館都未收藏；適之先生曾于九年前一遇，終以書賈索價太高而脫手了。明史中固然也有他的傳（卷二八七，文苑三附王世貞傳後），但簡略得可憐。綜合所得的材料，知道他幼年喜爲歌詩，十五歲（嘉靖四四）入縣學，二十六歲（萬曆四）中舉人。久而不第，築室山中，藏書四萬餘卷，手自編次。當他三十八歲時，已著書十八種，一百五十卷；蒐輯書六種，三十六卷；類萃書四種，六百十二卷。（詳目見石羊生傳。）這確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他論詩極佩服王世貞，

所以他列名于王世貞的『末五子』之內。

我常覺得明代的文化是藝術的，詩文，戲劇，書畫，雕刻都有特殊的造就，但在學問方面則無甚精采，既不及宋代人的創闢，又不及清代人的縝密。

倘使一定要說出他們的優點，或者還在『博』上。他們讀書的態度並不嚴正，什麼書都要讀，因此他們受正統思想的束縛較輕，敢於發議論，敢於作偽，又敢於辨偽。他們的廣而疏，和清代學者的窄而精，或者有互相調劑的需要。

胡應麟生于晚明，在地域上受了他的鄉先達宋濂和王穉的影響（宋籍，浦江，王籍，義烏，與胡都是金華府人）；在時代上受了他的前輩楊慎和王世貞的影響（楊長胡六十三歲，王長胡二十五歲）。所以他所著的書，所立的說，幾乎完全承這四人之風，而四部正譌一書自是諸子辨和叢錄（王穉著，在王忠文公集中）的繼承者。

這本書的著作，後於諸子辨約一百三十年（諸子辨成于至正一八，一一四五八；——四部正譌成于萬曆一四，一一一五八六。）把這兩種書比較起來，四部正譌確有比諸子辨進步的地方。第一，宋氏專論諸子，他則擴充其義例，偏及四部，所論書有一百餘種，視宋氏多出了一倍。第二，諸子辨所謂『辨』，乃是辨其『各奮私知而或戾大道』的殊說，其目的欲使『道術成出于一軌』。這是求善，不是求真；固然裏邊有許多辨僞的話，但是旁及的，他的目的總在『罷斥百家』還是董仲舒的心胸。四部正譌則較能客觀，很少衛道的議論，它是以辨僞爲正業的。只要辨僞成了正業，不論它的成績如何，這個方向已是不錯的了！

胡應麟作這本書，目的旣是不在衛道而在辨僞，所以他很能把僞書的

性質做分析和綜合的研究。他在敘論裏，把偽書分成二十類：

- (1) 偽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
- (2) 偽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
- (3) 揽古人之事而偽者；
- (4) 挾古人之文而偽者；
- (5) 傳古人之名而偽者；
- (6) 踏古書之名而偽者；
- (7) 檸于自名而偽者；
- (8) 耻于自名而偽者；
- (9) 瓴取于人而偽者；
- (10) 假重于人而偽者；

- (11) 惡其人，僞以禍之者；
- (12) 惡其人，僞以誣之者；
- (13) 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
- (14) 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
- (15) 僞而非僞者；
- (16) 非僞而實僞者；
- (17) 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
- (18) 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
- (19) 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
- (20) 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

這樣的在證據方面，心理方面，歷史方面種種繁複的事實中尋出僞書的公

例，確是一種很細密的創作。倘使他能較用了全力做去，鈎稽參互，使若干部分的僞跡悉受約束於此公例之下，他的成功決可與閻若璩相颉颃。可惜明代的學風務博而荒，淺嘗輒止，他僅僅立了這些條文也就停工了！

至于他審覈僞書的方法，曾在卷末寫出八條：

- (1) 覈之七略以觀其源；
- (2) 覈之羣志以觀其緒；
- (3) 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
- (4) 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
- (5) 覈之文以觀其體；
- (6) 覈以事以觀其時；
- (7) 覈之撰者以觀其託；

(8) 窥之傳者以觀其人。

上面說的是造成偽書的種種原因，這裏說的是揭露偽書的種種方法。一件事情，只要能設知道它的來踪去迹，又有方法去對付它，它即使像孫猴子一樣，有七十二變的本領，也無所逃于如來的一掌了！

這些方法，他雖沒有充分地使用在這本書裏，但他已把作者的環境，文字的本質，傳統的事實，書籍的記載……各方面都想過一想了。他論子華子一條，就是很顯明地使用這個方法的。他對于子華子所立的假設，是：
元豐間越中舉子姓程名本而不得志場屋者所作。

他說明這個假設道：

版出會稽，則越；
文類程試，則舉子；

義取字說，則元豐；

辭多拂鬱，且依託前人，則因於場屋；

思以自見，又慮不能遠傳，故傳於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

子華姓字皆有所出，惟名不經見，即撰人名本也。

這樣的層層推勘，實在是駕馭僞書的很好方法。所以他雖沒有對於僞書作成像我們想望中的研究，但很有力量啓發以後的一班學人，使他們向着了這條路走。

他的考證也有錯誤的。例如陳振孫記關尹子，謂『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胡氏因徐藏之名不甚見人稱引，遂謂『藏定二子尙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虛烏有，未可知也。』但徐藏是實有其人的。康熙

吳縣志（卷四四）云：

徐藏，字子禮，林子。（徐林，字稚山，南宋初龍圖閣學士。）知饒州。
以居吳，去親遠，奏易旁小州，便養。乾道初，改知江陰軍。新廟學刊
書籍……五年，知秀州。藏有學，尤善漢隸書。

胡氏說沒有這個人，正與因隋書和唐書中不爲王通立傳，遂有人說『未必
有其人』（見諸子辨引一說），是同樣的錯誤。

少室山房筆叢這部書，以前只有一個明代原刻本。清代四庫全書收
了進去，多出一個寫本。光緒二十二年，廣雅書局又有刻本。廣雅本與四
庫本同出于原刻，故誤處常常相同。而且我看得見的這一部文津閣本，鈔
手特別壞，誤文脫文衍文不知凡幾，甚至不可句讀。又以四庫是官書，凡原

文文理不通順處皆爲改削。

如李衡公問對條，廣雅本作：

靖禽蕭銚輔公祐韻利率自守虜逋逃寇不足當剝資什一

文義有些不順，或有脫誤。

四庫本則爲：

靖禽蕭銚輔公祐韻利論其才略之雄豔不足當剝資什一

通固通矣，而無如非其本真也！其他四庫照例改變的文章，如『孟軻』改爲『孟子』，『足制四夷』改爲『足制遠方』，『導後世人君之欲』改爲『導後世之君臣耶』，這類也是很多的。（所以我常覺得影印四庫全書是一件很蠢笨的舉動，徒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許多錯誤的書，實非今日學術界中所應許。）明代原刻本，杭州有（浙江圖書館中仁和王氏寄存書，南京也有（見八千卷樓書目，當在國學圖書館中），只是北平找不到。沒有法子，凡有疑誤處，可檢原書改正的就改正了一時不易決定的且得因仍

了它。

(我甚疑原刻就已多誤，因廣雅所刻經了三次校對當不至甚誤也。)

胡氏的著作，我們今日所最易見到的，自然是廣雅書局刻的筆譜和詩
數二書。類纂一書，他日或有找到的希望。據明史藝文志，這部書有一百
二十卷，其多可知。(適之先生所見的是三十二冊。)在筆譜的他種裏，
也有些辨僞的話，將來有暇，再當輯出。

我們讀這些書，自然決不能說他們成功，他們離成功還遠着呢！我們
須切實覺悟，真正的辨僞要從今日做起。有了劉知幾，柳宗元們發其源，有
了胡應麟，姚際恒們承其流，有了閻若璩，崔述們奠其基，再加上今日思想解
放的時勢，夫然後我們可以不容情地把一切高文典冊審查一下。我們事

業的廣大應當什百倍於此，我們工作的困難也應當什百倍於此。倘使我們的成績僅僅能和他們一樣，這已是我們的羞恥；何況還要趕不上他們！何況還要背道而馳！我們把這些評論古書的文字彙集起來，是要一方面表示『飲水思源』的敬意，一方面鼓起『有進無退』的勇氣；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能有這些鑒照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又要知道古人的成績原來不過如此而已。

這是我們印行這個辨僞叢刊的一點微誠！

顧頤剛。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序

一四

目錄

卷數

引.....一

卷上

敘論.....一

連山易.....三

歸藏易.....四

子夏易.....五

乾鑿度，乾坤鑿度.....六

讖緯諸書.....八

三墳.....十三

目錄

一

古文尙書	一九
元命包	一一一
關朗易傳	一三一
麻衣心法	一四一
元經	一四一
儀禮逸經	一四一
卷中	二六
鬻子	二七
陰符經	二九
六韜，三略	三〇
文子	三一

鬼谷子	三三三
伍子胥	二五
兵家諸書	三六
鷙冠子	三六
關尹子	三九
黃石公素書	四三
抱朴子	四三
亢倉子	四四
劉子新論	四五
孫子	四六
子華子	四六

李衛公問對	四八
化書	四九
廣成子	五〇

卷下

黃帝內傳	五三
穆天子傳	五三
晉史乘，楚檮杌	五五
山海經	五五
古岳瀆經	五九
燕丹子	六一
宋玉子	六一

神異經，十洲記	六二
飛燕外傳	六一
越絕書	六一
魯史記	六三
西京雜記，述異記	六三
列仙傳	六四
牟子論	六四
洞冥記	六五
漢武內傳	六四
拾遺記，名山記	六六
梁四公記	六六

隋遺錄	六七
開元天寶遺事	六七
廣陵妖亂志	六八
瀟湘錄	六八
牛羊日厯	六八
龍城錄	六九
白猿傳	七〇
周秦行紀	七〇
碧雲鶴	七一
雲仙散錄	七二
清異錄	七二

艾子.....

鍾呂傳道集.....

香齋集.....

詩話諸書.....

結論.....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四
八

九

四部正譏

引

贊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既焚，衆言淆亂；懸疣附贅，假託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什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

唐宋以還，贊書代作，作者日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術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濁後流，厥係非眇淺也。

余不敏，大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抉誣摘僞，列爲一編。後之君子欲攷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嘵矣。即我知我罪，匪所計云。

丙戌春仲月晦識。

引

引

二

卷上

凡贊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

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

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桂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鵩冠是也。

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伊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是也。

有憚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滌之類是也。

有襲取於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社解之類是也。

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社渝碧雲之類是也。

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曰僞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子紀於勾漏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之類是也。一

二說尙難信；原事僅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康嵇文士友而絕不爲言；姑據前人載此。」

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傳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司馬公易未成，後人廣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黃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辨其非是者。）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經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僞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僞而信之，或槩以僞而疑之，皆弗深攷故也。余故詳爲別白，傳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於經籍或有補云。

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

案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聞。

隋牛弘購求字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玄成等脩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至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隋文蒐訪圖籍，炫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尙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耳。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則宋世已無可攷；今亦未能必其炫也。

今亦不傳，故二書惟論其大概，不能致詳。○

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注。案七略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此書；隋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鄭漁仲以爲『其文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連山所以亡者，要當復過於此。

』噫，連山夏易也，歸藏商易也，禹貢之文，千古叙事宗焉，商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於周者，孰謂夏殷之文不郁郁也！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僞。若鄭以晚出爲辯，則馬端臨之說盡之矣。（舊貢晉人，載於隋志；鄭以爲隋人，亦誤。五經，易最多依託，以卜筮易於傳焉也。）

子夏易十卷。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其爲依託甚明。且隋唐時已殘缺，宋安得有十卷？其經文，彖，爻辭，俱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語，今本十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舊矣。』余案，子夏易載通攷者今亦不傳。據陳氏所論推之，當是漢末人依託，至隋殘缺，唐宋人復因隋目，取王氏本僞撰此書，正猶乾坤鑾虎本漢世僞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復僞撰以行，僞之中又有僞者也。（晁公遡以此書

張風撰。宋風，唐大理評事，今有素履子傳於世，是豈說記此耶？）

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爲一，實二書也。

乾坤鑿度稱

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容辯；說然亦匪鑿度本書也。案諸緯，漢藝文志絕不經見，隋志始備詳之。蓋袁平末其端已兆；光武赤伏定基，魏晉以還，禪受亡不援藉符命。自隋文禁絕，其目猶數十家。宋世但七緯，傳說者咸以好事掇拾類書補綴而成，非漢魏之舊。今七緯又僅鑿度傳，余讀之信矣。王子充錄所見正同，則元末已亡久也。（是書余尙疑爲近人掇拾者；讀黃氏日鈔，詳載其言，或與今傳本合，乃信其爲宋世書。）

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蔀首。』即置積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

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案此條見後漢黃瓊傳注中，蓋非宋人僞撰者；要之亦魏晉之文也。

又乾坤鑒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易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右俱鑒度中孔子所云，實全寫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損數字，遂不成語言。又列子「重濁者下爲地」之後，有「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足；今割去後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接之，文義頓斷缺，可笑。蓋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爲；此特荒陋俚儒僞撰耳。然三墳又出

此下矣。

讖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舛謬日繁。其學自隋文二主禁絕，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而往往紀載不一。因參攷異同，盡錄以資博雅。且俾知書亡已久，即好事家藏祕本閒見，皆僞中之僞，無萬一足徵也。
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京房易鈔，乾元敘制。
尚書中候，雜璣鈴，攷靈曜，帝命驗，運期授。
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
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圓徵。
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章，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讖題辭。
論語則論語摘輔象，撰致識。
孝經則孝經緯，孝經雜

緯，孝經內事，古祕援神，旬命決，援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理，春秋命歷序，孝經威嬉矩等。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攷止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爲僞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矣。

緯書，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尙書鉤命決，禮記稽命理，春秋命歷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理，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真鉤，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秘徵，河圖玉版，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理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類。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卿經籍略，并其名皆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編文思博要，或綴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中，決非宋初所有也。

{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目，有元皇介，次垂皇策，次萬形經，次乾文緯，

次乾鑿度，坤鑿度，次攷靈經，次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衛元嘉、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見達、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之衆也！蓋此又宋世偽撰乾坤鑿度者，依彷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近關中胡氏野談首集諸緯書名僅十三二，烏傷王氏叢錄直據隋志及通攷亦不能詳，余故備錄之以資好事。噫，昔之偽撰者，彼既已濫用其心，而余又窮蒐其目，得無以五十步笑百步哉！

曾

鞏氏曰：『欲使天下之母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放之。』余之意，其亦猶是已矣！

緯書名義，率不可通曉。今據乾坤鑿度，錄其一二有注釋者於左，自餘可以例推。昔人云：『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但覩其名，無事開卷矣。（有撰人者并附。）

乾坤鑿度（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庖犧著。）

鉤命決（天地失序，必有沮泄，用陰陽鉤治之也。女媧著。）

乾鑿度（聖人順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

坤鑿度（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作爲是書。）

地靈母經（女媧著。）

易經緯（炎帝黃帝著。又黃帝作易八策。）

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概見。以爲僅此一種，偶闡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於此：

孔老讖十二卷。

老子河洛讖一卷。

尹公讖四卷。

劉向讖一卷。

雜讖書二十九卷。

堯戒舞禹一卷。

孔子王明鏡一卷。

郭文金雄記一卷。

王子年歌一卷。

嵩山道士歌一卷。

又有以緯侯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閒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

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具曲成。』

元篇蓋漢世識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在楊氏談苑隱鄙所記。要以用脩語，余未敢深信。然他無可攷，姑錄此以廣異聞。

三墳之僞，前人辨之審矣。鄭漁仲以爲三皇太古書而尊信爲實，然甚矣！鄭之疏略也！余讀之，蓋諸贊書中至淺陋者。世以隋陳三墳，劉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即此書。然炫在隋號大儒，其學博，其業精，其造連山雖僞妄，必有過人者。今三墳之首，所稱『太始，太極，太易，太初，太素』，皆勸合乾坤鑿度之文，而稍增節之，而乾坤鑿度則又全錄佛虛天瑞之語者也。至其所列連山，歸藏，乾坤等象，布置錯綜，僅同兒戲。其引物連類，取義稱名，合於羲農之世者十無三四。亡論六代以前，即真出於炫，豈淺陋至是極哉！且伏羲爲『天皇』似矣；神農而曰『人皇』，軒轅而曰『地皇』，是故爲異說而罔顧其理之弗根也。『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夏后所引是矣，而以出軒轅，是妄意其時而弗知其命之弗順也。又其所言『三十二易草木』等語，皆庸人孺子所輸胸而不肯言者。是書蓋即序者毛漸所爲。余故劇

論爲光伯解紛。若三皇之說，世自漁仲外亡信者，葉夢得，馬端臨已極譏鄒之好怪，吾何暇爲辯哉！（秦諸世子私主收書，卽始爲撰，私等誰可盡狀也。）

天皇氏策辭云：「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正我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

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義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

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

曰：「昆達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犧虎之類傷殘生民，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弱，子其伏之！」達曰：「專主兵事，君其念哉！」皇曰：「四方之君，成順我僻，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案三墳此章全剽舜典，而僻意淺陋，殆類村學究語，詎曰庖犧之代預規虞世之文哉！

王長公讀三墳書云：「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讒」，「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刀斧」，「神農歸藏而曰「穀，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爲說者也。」余執此更推之，連山猶或可解，至歸藏，乾坤，强悍笑資，因備錄後。後之論三墳者，觀此足矣。

歸藏卦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曰：「動，歸，——

「乘軒」，神農之世未有軒蓋也。曰「藏，止，——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室也。曰「殺，動，——干戈」，神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知征伐兵爭實肇於黃帝。曰「生，動，——動陽」，（傳云，「聖人以行慶德」。）曰「止，殺，——寬宥」，而不知賞慶教宥實始於唐虞。他若所謂「歸，殺，——降」，「生，藏，——害」，皆刺謬之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剩語。曰「地氣」，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四大；而曰「殺，生，——無忍」，曰「動，止，——戒」，又釋子委談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氣」，曰「火氣」，則術士之五行；而曰「生，殺，——相尅」，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也。凡攝藏中爻象類若此。至乾坤「天地，——圓」，「丘」等象，尤爲掉脫者。鄭注仲以該洽自信，胡漫然弗攷哉！

乾坤卦象曰『雲，天，——成陰，』曰『雲，地，——高林，』曰『山，地，——險徑，』曰『氣，地，——下溼，』曰『山，日，——沈西，』曰『天，日，——昭明，』曰『川，日，——流光，』曰『日，月，——代明，』曰『川，月，——東浮，』曰『日，山，——危峰，』曰『月，山，——曲池，』曰『山，雲，——疊峰，』曰『山，氣，——龍烟，』曰『川，氣，——浮光，』曰『雲，氣，——流霞，』曰『月，天，——夜明，』曰『川，山，——島，』曰『雲，山，——岫，』曰『氣，山，——巒，』曰『日，川，——湖，』曰『雲，川，——溪，』曰『氣，川，——泉，』曰『山，洞，——川，』曰『月，川，——湖。』右所云地皇氏卦象，大類今世村學塾師教小兒蒙求，總龜又似初習聲偶者詩學大成中字面。夫『高林』『險徑』『危峰』『曲池』『島』『岫』『烟』『霞』『川』『岳』『溪』『洞』皆漢唐六代詞人語，亡證三皇，即六籍，四時固不盡見。而『昭明』『代明』『流光』『

浮光，』『成陰，』『下溼，』『沈西，』『東浮，』等語，或勦諸經典，或取諸閭
閣，蓋亡一字類三代以上者。故余嘗謂僞書之陋無陋於三墳也！

『皇曰，「岐伯天師……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二語與胤征合。夫
胤征誓衆出師，言固應爾。岐伯變理陰陽而首戒以殺，何也？蓋僞者以黃帝
首伐蚩尤，故剽胤征二語以實之，又於序中特援爲證，而不知適以愈彰其僞。
心勞日拙，誠然哉！

孔顥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墨，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
本五十八篇，遂有張廟之徒僞作舜典，洎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
征，湯誥，咸有一德，典賓，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
篇，共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

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

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愬；愬授梁柳；柳內兄皇甫謐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赜；赜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曆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彌僞作者也。」

案張彌僞書今不傳，而其目備見於此，因錄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京文字云。（諸篇目外，劉博又有百兩篇，錄於後。）

張彌傳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

徵爲古文尙書學。

東海張霸案百兩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

帝出

秘書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

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

成帝高

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久，人遂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案孔穎達但言霸作僞書，不及詳其始末。今據後漢

書錄於此，與孔說亦小不同。（貢圖案，此長所錄係論衡正說篇文，非後漢書也。）

漢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漢成徵古尚書，而霸僞造舜典等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其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可笑。然漢成卒以此奇，釋其罪，且不廢其經，而隋世不聞宥炫；蓋隋文方沾沾綜核，不能格外行事固也。二子誣矯聖真，誠足誅，第皆經術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後所及，惜今遂無一傳者。世第知炫造易而霸事不甚傳，因錄此爲僞作之戒，二子著述之勤亦因概覩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勑爲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錄行，張昇者以授楊楫。王長公謂即楊撰，或即張昇。余讀之，絕嘆長公之言燭鑒千載。然其文頗雅馴，字雖奇而旨不晦，殆非昇，楫所辨，當出楊元素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即火珠林，與京房易懸合。火珠林，蓋宋時用以卜筮者云。唐藝文志有元包十卷，撰人注者皆同，此蓋恐不得爲偶。

此書崇文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攷並因之。案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言僧徒猥，遷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即其人也。而王堯臣總目以爲唐人。

攷唐世諸紀傳，絕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蓋因傳注出蘇元明、李江、蘇李皆唐人，以意傳合耳。此書楊橫本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爲沙門，後還俗上書，請汰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不然，將束縛之不暇，而尊禮乎哉！（序稱元嵩有傳，攷北史無之，楊氏之誤也。）

關朝易傳一卷，唐趙蕤注。朱紫陽曰：『僞書也。』案朗稱魏孝文時人，王仲淹祖同州刺史彥師事之。嘗爲彥筮，得夬之䷪，遂決百年中當有達人出脩洙泗之教。中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而其意實寓『河汾』非唐初福時輩拮据陳述以耀其先，則宋阮逸僞撰以譖佐文中者，書之得失固不足深論也。或以即注者趙蕤。案蕤有長短經十卷。北夢瑣言云：『

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隱，不應徵召。論王霸，機權正變，作爲此經。則蕤當是中唐前後人。然新舊唐書並無劉氏易傳而僅見於馬鄒諸家，則此書非蕤可見而阮逸之僞無疑。案通啟，逸又有易筌六卷，每爻必以古事系之；陳振孫謂其牽合。蓋逸之作僞無往不然也。（叔梁，李自嘗師事趙蕤，蕤當是開元前人，見唐詩紀事。）

麻衣心法一卷，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余讀之，每字四爲句，句四爲章，章四十二，下爲注解，皆淺俚質略，大類宋世丹汞之書。朱紫陽謂戴師愈作託名麻衣。余觀其末有李潛序，絕肖書中所云，蓋皆戴所作也。而當時儒者若張廣漢輩亦頗信之，余竊所未喻矣。

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薛收注。宋世已難得其本，意今藏書家不復有之。據通致晁陳所論，經博皆阮逸也。其書始晉太熙，終陳亡。陳振孫謂「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乃亦云「若思」，逸之心勞日拙，蓋不能自掩矣。」右陳氏論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即傳稱「季龍」，「若思」亦足占其僞也。何以故？薛收，河汾高弟，文皇并天下，收與天策之選，不數歲而卒。當時僧諸學士連籌帷幄，固無暇於著述。藉令果傳元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尚未興，何緣預知其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啓」皆爲「開」之類。此又各當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元經之僞，則此足以盡概之矣。

阮逸，字天隱，胡安定援門士也，嘗爲府司理，與援共定雅樂，附見宋史援。

傳，蓋亦宋初文學之士。今閻子明傳等作，其綴屬有足觀者。而獨以僞書聞於後人，惜哉！術胡可弗慎也。

楊用修談苑異翻云：『湖廣一統志載劉有年於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一時廟堂諸公不聞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此書之不幸也！世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案儀禮篇亡者，自漢已無從物色，寧有歷唐至宋復出於今之理？必劉氏述山魯史故事，僞作欺世，用偷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吳幼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小戴及鄭氏注，傳則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纂次之。其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豈即此書也耶？

卷中

今繩子非道家言，余旣詳辨之矣。然道家固實有繩子。

列禦寇天瑞

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嗚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嗚覺之哉？凡一氣

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生自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又力命，楊朱二篇皆引其語。其爲道家言，居然可見。

蓋必古有此書，如

黃帝，楊朱之屬，列子稱之。至漢尚存，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若其人，文王所師與否，列所引爲文王所師之人與否，悉無據，不可信。夫太公之事見於詩書，東海之封傳於百世，世尙疑之，况不經見聖賢之口如繩子乎？

（列亦言

『鬻熊語文王』，然每與老聃同列；謂楚祖者非也。)

鬻子，前輩去取殊不一。宋太史謂『其文質，其義弘。』余讀之信然。第如王長公所稱『七大夫』，其名姓誠有可疑者，決匪商末周初文字。廣東發以戰國依託，近之。

今所傳鬻子十四篇，有文王問而及三監，曲阜事，人率疑之。然伊尹，太公，年俱百數十歲。攷竹書，太公沒尙在康王世。熊以九十遇西伯，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時，律以太公，則談及二事亡足怪。但其書體兼鴻鵠，既絕不類列子所引語，而列所引語亦略不見篇中，故知其決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說家之舊。大概後人掇拾殘剩，而補苴綴之，功亡萬一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錯亂，眎他子書特寥落無足觀。自宋李仁父已疑之，而王長公尤極言其僞。乃余則以不惟其書可疑，熊之遇西伯亦僞也，蓋因太公

事傳會。若列所引鬻熊，自是當時有道者，不必據文王言。史記稱鬻熊，事文王者，蚤天，故封其子孫爲楚祖。而此以九十遇文，可笑至此。蓋二鬻熊，明甚。

高似孫謂子書起於鬻熊，此不然。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黃帝書四種，共三十八篇，（列子所引黃帝書，當出此四家。）力牧二十八篇；雜家有孔甲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小說家有伊尹二十七篇；皆鬻熊前子書，率僞書也。惟以『子』稱者似起於熊，而小說有務成子，亦熊前若今傳此書，故當首此耳。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筌之僞也。筌嗜道，好著述，得陰符，注之，而託於鬻熊老母以神其說。楊用脩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宋徵初褚遂良嘗寫一

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逐良書，則旣盛行當世，蓋何得託於軒轅？意世無傳本，遂良奉敕錄於秘書，人不恆覩也。余案國策蘇秦干諸侯不遂，因讀陰符，至刺股，則此書自戰國以前有之。而漢藝文志不載，蓋燬於兵火故。隋書志有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當居一於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夫陰符實兵家之祖，非養生可概也。此書固匪黃帝，亦匪太公，其爲蘇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故余首發之，俟博雅士定焉。(李亦希少室山人，與李渤同姓同號，所著尚有獨外春秋、中古志等。)

今六編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太公六編者不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此雖五尺童子，一目可竟其說；秦何至刺股以讀之。

世有執六韜陰符爲太公所撰，季子所攻者，昧吾言如破竹矣。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略、尉繚李衛公爲『兵家七書』。孫武、尉繚亡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援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僞作也。三略稱黃石公，中如『柔能至剛，動而輒隨』等語，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即圯上老人授子房書，則不可。前輩固多以傳會疑之。

六韜稱太公，厥僞瞭然。故漢志有六殷，初不云出太公。蓋其書亡於東京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餘爲此，即隋志六韜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讀者亟稱，要之策士浮談，眎丹書『敬義』之規，何啻倍屣！至文伐、陰書等篇，尤孫吳、尉繚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

尙父六韜，葉正則謂『出孫吳後』，近之而舉南華所引『九徵』，以『莊周不悟其僞』，則非也。蓋此書正引用南華，猶亢倉、鵠冠所本耳。

周

氏涉筆并太公疑焉，則過。太公文王相遇固難盡信，然詩人與孟氏已亟稱之矣。國朝李獻吉謂『將有別材，周伐紂，不以周召，必以太公。』王元美謂『管仲難，太公易；周不得太公而周召闕，行師紂之徒詎弗倒戈者。』二公語相反，而實皆有至理，因論六廟并及之。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注，稱老子弟子，姓莘，號丘濮上人。自柳子厚以爲駁書，而黃東發直以注者唐人徐靈府所撰。余以柳謂駁書是也，黃謂徐靈府撰則失於深攷。案班史藝文志，道家有老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則漢世固已疑之。（此注非劉向，則班固自注者。凡頽注，自另有「師古目」三字。）及攷梁目隋志，皆有此書，（梁十篇，隋十二篇，並見隋書中。）則自漢歷隋至唐固未嘗亡，而奚待於徐氏之僞！惟

中有漢後字面，而篇數屢增，則或李遷華潤益於散亂之後與？

（周氏平王）

是楚平王。

案文子，漢書不注姓名。而馬總意林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云『計然姓萃，字文子。』李遷所注蓋實因之。然意林別出文子十二卷，其語政與今傳本同，則計然之書非此明甚。而遷輩直以名字偶合當之，故歷世承其誦；至洪野處，宋景濂而後定。嘻，甚矣！第兩公言猶有未盡。余以不直文子非計然，即計然名文子，吾弗敢信也。漢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農雜道家並亡稱計然者。今意林所錄乃陰陽歷數之書，必魏晉處士因班傳依託爲此，其姓名率『烏有』類，惡足據哉！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猥下。

鬼谷子

三三

如是。

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僞爲之者，學者宜其不道。而高似

孫輩輒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說之易於入

人也！

宋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鉤鑄、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

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債，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

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

破千古之謬。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即鬼臾區也。」』

鄭祀

志，「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臾」聲

相近。」今案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

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

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

案鬼臾區，皇帝之臣；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鬼

容區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

說者謂即鬼臾區，以「臾」「容」聲相近，是

矣。而陽以爲鬼谷，則『區』字安頓何所乎？此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一切對。漫筆之，以當解頤。（秦憲林注：「鬼谷者，即無其人，猶無是公云爾」。斯說得之）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甫謐序傳之。秦漢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言，會萃附益爲此，或即謚手所成而託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隋志古氣家又有鬼谷一卷，今不傳。（又閻尹傳亦稱鬼谷，見隋志。）

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絕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凡班志所無而驛見六朝後者，往往多因戰國子

書殘軼者補綴之，而易其名。以爲真，則僞莫掩；以爲僞，則真間存，尤難辨。自前輩少論及此，余不敏，實竊窺之。觀素問，靈樞之即內經，則余言可概見矣。（素問亦稱內經，然隋志止名素問；蓋黃帝內外經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後人續輯而易其名耳。）

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都游俠之筆耳。
孫吳無忌外，裴弘范，
大
夫
種，
公
孫
鞅，
廣
武
君，
韓
信，
率
依
託
也。
神農，黃帝，風后，力牧，蚩尤，
封胡，鬼臾區等，
尤荒唐。
又有項王一卷，彼六年閒大小百戰，喑嗚叱咤，寧暇此乎！
武侯十
六策，亦僞撰者。
近世有武侯心書，亦通攷所無者，尤僞。

鴻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宏所錄，班氏省之；則今

所傳蓋僞託道家者爾。然道家所列鵠冠子僅一篇，而唐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乃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八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頤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同，何也？說者以鵠冠、亢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名而依託爲僞。然中實不同：鵠冠則戰國有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之；亢倉則莊子有其文，而後人據南華益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而僞撰以欺世耳。

鵠冠之僞與亢倉不同。蓋賈誼鵠賦所云初非出鵠冠子，後世僞鵠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陋。唐人不能辨，以鵠冠在誼前，遂指爲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凡子書若荀卿、揚雄，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鵠冠之璞，亦標頭其所長，蓋其衷寬然長者。若抉邪摘僞，判別妄真，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輕。所論國語，列鵠冠、晏嬰、鬼谷、鵠

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鵞冠，韓柳二說自相紛爭。晁公武，陳振孫，並主柳說。周氏涉筆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僞撰，謂『其書本晦澀，後人復難以鄙淺，故讀者厭之，不復詳悉其旨。』余以此書蕪紊不刪，誠難據爲戰國文字，然詞氣瑰特渾奧，時時有之，似非東京後人所辦。蓋其書殘逸斷缺，後人之鄙淺者以己意增益傳之，故文義多不可訓；句讀者遂益不復究心。景濂之論卓矣！世兵篇始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貢賦，殊不類；正味者動入，如南華盜跖四篇。推此，餘可例見。（余篇首謂「賈生賦屬而有鵞冠」，亦舊說也。）

陸佃解鵞冠，謂『此書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奇言奧旨亦往往而有也。』此論甚公而要。蓋此書本道家，流入於刑名，固無足怪。而近迭世兵、天權、兵政等篇，始終皆論兵話。致七略，兵家有鵞冠子。

雖班氏省之，而漢世尙傳。後人混而爲一，又雜以五行家，故駁然無統。陸氏不詳攷藝文志，因云爾爾。

藝文志兵家有龐煖三篇。鶻冠子兵政稱龐煖問，而世賛武益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於鶻冠，而此二篇自是煖書？後人因鶻冠與煖問答，因取以附之與？

關尹子九篇，以聃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案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矣。今所傳云徐廣子體得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聃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藏定二子尙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虛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

聲口亡論，西漢即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張列，即騷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莫無聞，而特顯於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閒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傳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藏耶，定耶，冥耶，覆耶，吾何暇辨之哉！

關尹子談理，閒入莊列長生，其文則全倣釋氏。九篇之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援之。夫莊列釋氏援之者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今篇援其一，餘可例推。

一孟懿云，『若以言行舉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下皆取英文）

句之類；其理出釋氏者居十之六七，不止此也。」

二莊篇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則溫，吹之則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

三極篇云，『蛇食即且，即且食蛇，蛇食蛙，互相食也。聖人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莊引『在己無居章』附此篇。）

四符篇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文『譬如化人』章已見前解，皆全徵佛經語。）

五鑑篇云，『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七篇云，『有人問我，「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時默然。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

七篇云，『人之力有可奪天地者，如冬起雷，夏造冰，豆中攝鬼，杯中釣魚，枯木能華，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此附舍列語，而事皆漢唐後，蓋張衡伊尹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

八篇云，『吾心可作萬物。全心有所慕則愛從之，愛從之則情從之。嬰兒，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此章同前。蓋道家存想傍錄之旨，莊老之世所無，參同，黃庭中始有之。）

九篇云，『昔論道家，或曰凝寂，或曰達深，或曰澄澈，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以上俱龍爭子語。）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僞撰者。商英自號無盡居士，學浮屠於釋子從悅。其後宗杲嘗亟稱以勵張九成。九成亦號無垢，豈有慕商英與？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人明白俊偉，非商英等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皆剽拾老莊之膚語，傳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使商英不爲此書，或爲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學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稱『子房以殉墓中，自諸葛孔明而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業能呵斥之矣。

抱朴子內外篇四十卷，晉葛洪稚川撰。洪以博洽名江左，身所著書殆六百餘卷，自漢以來，稱撰述亡盛於洪，蓋篤志負才而游方之外者也。

黃東

發詆洪不應以神仙誤天下後世，持論甚公；而以此書爲僞則失攷。洪本傳明言抱朴諸篇歷唐宋以還未有疑其僞者。今讀其言，比物聯類，糾徐鬱茂，滑稽不窮。其外篇蓋擬王氏論衡，故旁引曲喻，必達其詞；雖時失續尤，非淺見狹識所窺也。且洪旣爲神仙之學，其異於吾儒勢固應爾；又曷僞焉！

亢倉子，贊書也，世無弗知。然而非贊也！漢志無亢倉子。唐號亢倉子洞靈真經，求弗獲；而王士元取庚桑楚篇，雜引道家以補之。士元襄陽人，見孟浩然集序及晁公武論，甚悉。河東之駁允矣，失不攷其實事。今猶紛紛以爲贊書。

亢倉子出王氏元，尙可有疑。夫『畏壘虛』，太史明謂『空言』，兼隋志弗載，則唐前固絕不聞此書；曷從而號之，而訪之？豈士元旣補之後，明皇

好道，特取而寵異其名，世遂相沿爲實，子厚亦無從致與？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畫孔昭。案北史畫傳，「畫好學而文辭俚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調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畫不服，又示邢劭。劭曰：「君此賦似疥駱駢，伏而無媚態。」收輕薄吻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誑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畫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即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多，著論以「新」名者甚衆；若此書體制，決在隋陳之閒。袁孝政云：「時人疑爲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畫傳載北史，甚明。又嘗爲高才不遇傳。袁孝政序正據畫傳言之。陳振孫謂終不知畫何代人，殊失考。黃東發直以袁孝政作託名于畫，則亦

未然。凡依託之書，必前代聖賢墳籍，冀以取重廣傳。唐之聲價在六朝甚混，即孝政何苦託之。勸僞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孫子十卷：

陳氏解題曰：『稱晉孫綽撰；唐志及中興目皆無之，恐依託也。』案隋志有此書；意林所纂百餘語頗佳；當是綽撰。第唐志不錄，至南渡復傳，蓋本書亡逸而後人補之者。陳氏并其初疑之，亦失攷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宋成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於道；文字亦舂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矣；今亦亡，弗論其僞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何限，是書獨巍然存，又本託子華，乃子華反託

以傳，而撰者姓名逸無從攷，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子華子全剽百氏成文，至章法起伏喚應，宛然宋世場屋文字；且多用王氏字說。故晁公武謂元豐舉子所作周氏涉筆又舉『人壽幾何』等語爲紹述時人皆近之。然姓名州里絕不可攷。朱考亭以書始出會稽，疑越人王鉉、姚寬；又疑非二子所辨。余嘗參酌諸家意，此書必元豐間越中舉子姓名本而不得志場屋者所作。蓋版出會稽，則越文類程試，則舉子義取字說，則元豐辭多拂鬱，且依託前人，則困於場屋；思以自見，又慮不能遠傳，故傳於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竊謂不中不遠矣！作者有靈，固當獨快九京之下。考亭諸君子聞此，亦將相對一大噱也。（子華姓字皆有所出，惟名不經見，卽撰人名体也。）

李衛公問對，其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經，殊可笑。舊成以阮逸僞撰，謂老蘇嘗見其草本。案逸所撰中說序及闡朗傳等文各可觀，不應鄙野至是。此書不特非衛公，亦非阮逸；當是唐末宋初俚儒

村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杜佑通典原文，傳以閭閻耳口。武人不知書，憒其俚近，故多讀之。夫衛公在唐誠一代元勳，然文皇將略遠出其上，非若高帝

於淮陰，真弗如也。凡唐初大敵，猖獗如劉武周，強盛如竇建德，皆身取之。

靖禽蕭鉄，輔公祐，顏利，率自守虜遁逃寇，不足當劉竇什一，而問對若斯耶？

唐元勳，英衛並稱；然勛非靖比也。文皇身經百戰，勦下諸人咸從行間，惟靖特將。文皇嘗命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隋欲反。文皇問之，隋曰：『今天下已平，臣教君集足制四夷而務盡臣術，此君集反耳。』此外殊不經見；惟遼左旋師嘗一問焉。蓋發撻於無功，而靖所對亦一時之權匪萬成

之策也。文殊摩詰更互酬答，微言妙解，光照大千。於乎，二李之談兵，吾安得實聞其言，筆之以詔萬世哉！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言道術，仁食，僊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非淺穢小數比也。』案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爲齊丘撰；而景濂歸之譚峭。因攷諸仙傳，得其人，錄於後。『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悚悚然。因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出所著化唐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

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丘因奪爲已有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於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勅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於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其徒譚莊，列深以爲合於釋氏，則於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並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並及之。

蘇長公有廣成子解一卷，獨取莊周書『黃帝問道』一章，爲之訓釋。晁景迂嘗難之，其書不傳。然隋志道家有廣成子十三卷，題商洛公撰而張太衡注。攷漢書七略，道家神仙二類，依託甚衆，若黃帝，伊尹，太公，兵書陰陽，則務成，容成不勝數；獨廣成不經見。而隋志驛出之，本注亦以近人所託。攷道家，張太衡又有無名子一卷，蓋即張所撰而自注之。其書自唐後絕不

傳，無復辯其是非者。

因長公所注，漫及之。

#11

卷下

黃帝內傳一卷：晁公武云，『稱錢鏗得之衡山石屋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案，神仙丹汞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即僞撰猶倍蓰後世真者。如素問靈樞之類，咸假軒岐，亡論其術百代尊守，其文辭雅訓，自能萬一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還，怪談陋說，亟布域中。若此書今尚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穆天子傳六卷，其文典則淳古，宛然三代范型，蓋周穆史官所記。雖與竹書紀年，逸周書並出汲冢，第二書所載皆訖周末，蓋不無戰國語參之；獨此

書東遷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爲僞書，殊可笑也。

列子稱『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鸕驪而左驥耳，右驃赤驥而左驃驥而左白驥；主車則造父爲御，商稽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驅輪，左驃盜驥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漚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薦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案，列子此段全錄穆天子傳文，足證列子所稱黃帝等書成有所本。昔人謂楊朱篇即古楊朱之書，此篇引穆天子傳，即以周穆王名篇，則楊朱之說信矣。或曰，鸕冠子，庚桑子，咸據莊周賈誼足成，以欺後世，穆天

子溥庸知非此類耶？曰：彼二書自莊賈引外絕不足觀；穆天子傳與列子體制不同，各極古雅，此篇奇字皆列本書所無，信知列子引穆傳，非穆傳本列子也。斯又辨贊書者所當知。

晉乘疑即竹書，余詳記之矣。元人有僞作晉史乘，楚檮杌者，吾荀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乃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充謂即荀撰。蓋眇人作此玩世，而元士之淺陋亦可見矣。（近又有妄人僞作黃叔度書者，尤極大可笑。本無可尋，以二書題質相近，漫及之。）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洪、譙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

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難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鄒圓之寓言，以此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淳質，名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於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爲『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蓋億度疑似之言。趙曄吳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撰爲『金簡玉字』之說。陳東漢人在劉歆後，其僞無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至海外；而怪誕之詞，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據其本書。案經稱『夏后啓』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林』數郡名及『鯀湮息壤』等文。夫鱣事，

固禹益所觀商周，曷從知之哉！

（此書蓋周末文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使民入

山林川澤備知神姦之說，故所記多這懸頗疑之類，而於禹爲特詳。）

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傳會以成者；然以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證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攷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爲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爲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易，合成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

經載「叔均方耕」，「譙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臯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

閒戲取山海經怪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况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明「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如此經古有圖也。）
宋刻釋張僧繇畫。

古人著書，即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洒然顰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

書也，其用意一根於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若魑魅魍魎之屬也。攷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未離，離，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辯其本於穆浦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殫精索之，即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爲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之。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水號

木鳴，士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與。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黎婁氏，乃獲淮潯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深淺，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猱，繪鼻高額，青螭白面，金目靈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趨，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鷗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頭瑣大棟，鼻穿金鑰，徒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案此文出唐小說，蓋即六朝人題山海經體而膺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瀆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隱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辨有無支祈，世又譏禹事爲泗洲大聖，皆可笑。近衡岳禹碑盛傳，其文體稍古，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之。周氏涉筆謂太史荆刺傳本此。宋承旨亦以決秦漢人所作。余讀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頽蓋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趙絕等編掇拾前人遺軼而託於子胥，子貢云耳。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膾千里馬肝，』『藏美人手，』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應劭王充嘗言，悉不可信。景濤亦似未深攷。且書果太史所本，漢藝文志乃遺之乎？漢志有荆刺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損成書者。

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并燕丹子皆漢志所無。二書必一時同出，僞無疑也。唐尚存今不傳。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實詭誕亡論，即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傳；而二書傳甚矣，世好奇者衆也！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爲偽書，以史無所見也。

然文體頗淳朴，不類六朝。「禍水滅火」事，司馬公載之通鑑，誠怪；如以詩文士引用爲疑，則非懸解語也。玄本傳自言「見韻史氏」，當是後人所加。

越絕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用脩據後序「以「去」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案魏伯陽參同契後序

「鄧國鄙夫」等每亦寓會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屈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末盛爲此體，用脩之論或不誣也。第書稱越絕，昔人以終不可解。余案，前代書名往往有鄙拙可笑者，如常璩記漢事而名漢之書，杜預彙集古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衆詩而直云詩集，又釋典雜摩詰所說經，雖書並不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

劉炫魯史記，今不傳。炫經術冠絕，史筆或非其任，而博學強識，時莫與倫；且隋世古書存者尙夥，炫所采錄必多，可補前史之缺。惜亡從見之矣。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僞撰，余詳辨之矣。或又以爲吳均者，無他據，止西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記，晁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晁以爲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沖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三卷 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余案，漢書藝文志，『劉向所敘六十七篇，』止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七略，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決弗造蓋僞撰也。當是六朝間人因向傳列女，又好神仙家言，遂僞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爲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攷此傳，孫綽及郭元祖各爲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

弘明集有牟子論三十七篇，題漢末牟融撰。案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

稱漢太尉牟融。故後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固未入中國。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遭世亂離，著書不仕，精研佛道，撰理惑論三十七篇」，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並無此書。嘗疑六朝晉宋間文士因儒家有牟子，僞撰此論以左右浮屠。讀其文雖猥淺，而詞頗近東京。意原錄釋藏中，故隋志不載，若參同契之屬。然伯陽姓名，唐以前傳記昭灼，而融諸論絕不聞援引，可疑也。

洞冥記四卷，題郭憲子橫，亦恐贗也。憲事世祖，以直諫聞，忍痛飾漢武東方事以導後世人君之欲！且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述爾。蓋六朝假託，若漢武故事之類耳。（後漢書，陸列方技類，後人蓋緣是託之。）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爲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子瞻『玉樓銀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爲肩，銀海爲眼，』以『起粟生花』覩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即綺撰而託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艷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記亦贊作今不傳。

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沈約，或曰張說，又稱梁載言。

余攷隋志無此書，蓋唐人僞撰，託之沈約、張說者也。（案名張華姓譜，以梁爲七國之梁，四公子皆公族也。四公記以告沙門。）

（案名張華姓譜，以梁爲七

隋遺錄，一名南部烟花錄。文絕鄙俗，而稱顏師古，殊可笑也。傳者蓋僅十二三云。

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余案仁裕爲僞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尚載廣記中；而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淺俗鄙陋，蓋效陶氏清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雖卑弱尚可吟諷，書事亦清婉，但乏氣骨；不應至是。第以淺陋故，世或好之，今尚傳云。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廷壽撰。』余記一雜說云，『羅隱昭諫嘗謁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貳殿與駢始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述其惑於諸呂，若喪心之極者，未必盡爾也。溫公通鑑全據此書，豈宋世用事羣小以史事謗涑水，故唐末五代不及致詳耶？溫公又唐人評隱以落魄故好訕謗之詞，此說蓋有自來。

燭湖錄，唐人志怪中最鄙誕者。諸家或以爲李隱，或以爲柳詳。其書本譖謗，不必辨。

牛羊日曆，諸家悉以劉昫撰。其書記牛僧孺，楊虞卿等事，故以此命名。

案軻本浮屠，中歲慕孟軻爲人，遂長髮，以文鳴一時。即紀載時事，命名詎應乃爾！必贊皇之黨且惡軻者爲之也。案通鑑注引作皇甫松，松有恨僧焉，見傳，或當近之。

龍城錄，宋王絳性之撰，嫁名柳河東。絳本意假重行其書耳；今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千載。余嘗笑河東生平抉駁僞書，如鬼谷、鬱冠等，千百載上無這情，真漢庭老吏；日後乃身爲宋人誣讟不能辯，大是笑資。然亦亡足取識者也。

經又有續樹董錄，凡三事：曰元撰，曰全若虛，曰賈博諭。據洪氏續筆，元撰一事全錄秦少游詩，則二事可例推。絳所自撰，又有獻記等，略載陶氏說。鄒絳能力辨魏泰碧雲齋之誣，不可謂非端士，而躬自蹈之。然游戲筆端

差彼善也。朱紫陽白，『王姪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見文公子華子辯。案姚氏贗書今不可見，惟西溪叢語尚行。（舊本見唐志，宋世不存，而劉蕡無言者補之，蓋亦僞書也。）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頤瘦削，類猿猱，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僞撰者託總爲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能汚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爲書名所掩。余所惜歐氏不在彼也。

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僞撰以構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

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懼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等錄，亡隻詞構；李之徒願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覩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忮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翫者。（凋瘵行紀，韋華撰。）

碧雲璣，撰稱梅堯臣，實魏泰也。晁公武云：『泰，襄陽人，無行，有口。』元祐中，紀其少時聞見成此編。心信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概見矣。』又王庭云，『魏泰揚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私喜怒誣譏前人。最後作碧雲璣，議及范仲淹，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余嘗笑唐人作僞書而其名隱，宋

人作僞書而其名彰，然無益於僞則一也。宋人好作僞經者阮逸，僞子者宋咸，僞說者惠洪，諸人皆無害於名教，世猶以僞訾之。而以秦之顛倒自黑，而碧雲纓迄今傳，何也？

雲仙叢錄，題馮贊撰，共八卷。昔人皆以爲僞，洪景盧尤斥之。余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實者；蓋僞撰其事，又僞撰書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尚存於今，胡以云悉誕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誕，所記率俊事雅談，於朝廷政事、人士品流，一無干預；創撰書名亦皆以文爲戲，如脩竹、大蘭、杜康、毛頸耳；非有害於世及誣誤後學，若碧雲纓、老杜事實等書也。

清異錄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不然。此書命名造語皆

頗入工，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雜纂，亦何減也。近時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毘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矣。

艾子，世傳蘇長公作。子瞻生平善俳諧，故此類率附之。宋人贊歐『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豈筆之於書，淺俚若是乎！然此書已見文獻通攷，蓋亦出於宋世，非後人所託也。何語林記坡調劉貢父避孔子塔語，不若『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語尤劇，而何不收。以論艾子，漫及之。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爲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最衆，獨無所謂鍾呂者；

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即五代杜光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采，獨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唐人，而其迹皆顯於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爾，亦當見於廣記，不應宋世驟出。并今所傳純陽集，俱僞作無疑也！唐人最喜述神怪，而鍾之事一亡傳者，其至宋始著可見。

香齋集，沈存中尤延之並以和凝作。凝少日爲此詩，後貴盛，故嫁名韓偓；又不欲自沒，故於他文中見之。今其詞與韓不類，蓋或然也。方氏律猶以偓同時，吳融有此題爲譏。不知此正凝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託之溫韋諸子而託之偓？葉少蘿以爲韓熙載，則姓與事皆近之。總之，俱五代耳。葉以不當見唐志爲疑，此不然。唐志如羅隱、韋莊、劉昭禹、真，皆五代人也。

詩話僞者尤衆。魏文詩格而述沈約，李麟詩評而引昌黎，皆不足據。今惟樂天、聖俞二金針傳，盡假託也。詩解若歐蘇杜註等，尤僞。前人詳覈，不復贅陳云。

僞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開尹也；而齊丘近之。僞書出於宋後而文采可觀者，子華也；而亢倉遙之。文子真而時有僞者，鷁冠僞而時有真者；以二書全僞，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僞書多怪字者，亢倉，元泡，乾坤鑿度；而穆天子多怪字而弗害其爲古書。僞書多博文者，洞極，子華，三墳，黃石；而列禦寇多博文而弗害其爲古書。惟

其非僞，則愈遠愈近，愈離愈合；惟其僞，則愈近愈遠，愈合愈離。王長公云：『僞者多援少倍，多拘少鑑。』

元經出阮逸，世以即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即宋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覈僞書者覈所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君子言，世得論衡，將益爲中郎之秘，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僞詆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僞鄭東晉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爲張憲僞乎？惟其是而已。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

撰者以觀其託，繫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廢興亡隱情矣。

凡四部書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僞，易爲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僞，雜傳記爲盛，遺說次之。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別什，名竄匿甚衆，於別編詳之。

大率秦漢以還，書若三易、（達山，鴻臚，子夏）、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僞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僞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真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真僞錯者也。元泡、孔叢、潛虛，真僞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譌也；皆不得言僞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譌也，其書非僞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即以僞乎，非戰國後也。餘亡足辯矣。（黄石，燭龍，燭丹，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名號爲此，非謂真三子作也。）

|宋黃長睿辨闕帖僞者幾半於真。余讀秦漢諸古書，覈其僞幾十七焉。

世之論書者或以長睿爲刻，而不能不服其精。余爲此辨，後世得無以罪長

睿者罪予也？然余率本前人遺議，稍加詳密，閒折其衷耳。且夫人之始撰

也，慮其書弗傳也，而託焉；託而傳矣，而其名竟沒，沒有不悔其始之託焉者乎？

余會萃諸家，暴而顯之，託者固以亡沒其實，所託者亦以亡受其疑，皆未爲不厚幸也。至有舛而弗經，謬而亡徵，而偃然藉是行其說於天下後世，則余之喋喋詎得已哉！（右余讀諸子辨）

胡應麟傳

吳曉

手。

明正嘉以後的學術界，受姚江諸儒的影響極深，不尚讀書，耑從頓悟入手。明史王畿傳說，「王艮讀書止孝經、論語、大學，信口談說中理解。」 賀欽傳，「欽學不務博涉，耑讀四書、六經、小學，期於反身實踐，謂為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求放心而已。」王學末流甚至以為「學惟無覺，一覺即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桎梏也。」(1) 當時龍溪心齋的門徒遍於南北，這樣一個簡便偷懶法門，加上王學的聲勢，自然是不脛而走四方，為懷漢作謾符了。

(1)明史二八三鄒元錫傳

在另一方面，也表現著同樣的情形。自弘正間李夢陽何景明倡言

復古，操觚雲湧而咸以讀書爲戒；至有晉魏以還，茫然心目者。文章之盛，幾軼古先，而學問之衰，無逾晚季。」(2)『擬議之則滯焉勿鎔；采蓄之程隘焉勿廣，緣情者病其剽駁，多識者陋其拘摶。』(3)末流以模倣古人爲上乘，亦步亦趨，自然而然地養成一種『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4)的風氣。

在這樣一個懶惰風氣之下，明目張胆起來作有意識的反抗，有系統的糾正的是胡應麟其人。

(2)少室山房類稿卷一百十二與少司馬王公

(3)類稿卷一百十一與王長公第一書

(4)詩藝內編古上

胡應麟是浙江蘭溪人，字元瑞，晚年更號明瑞，號少室山人，一號石羊生。生於明嘉靖三十年丁亥，卒於萬曆三十年壬寅（1551—1602A.D.）年五十二歲。⁽⁵⁾

（5）藝書卷四
胡應麟傳

少室一生多病，在二十三歲的那年，侍母疾過勞，得了肺病，這病使他困頓一世。在他的全生涯中，從十五歲到五十二歲，除了一部分時間耗費在應科舉和遊歷之外，其他大部的時間都用在讀書和著述中。他十歲即已有嗜書癖，到三十歲時已收藏到四萬二千餘卷。他自己會說，『生平無所嗜，所嗜獨書：飢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謳謳，覽之可以當夷施，愛藉以解，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⁶⁾其篤好如此！

在當時談性理者以『實踐』標榜，掩其不讀書之陋；談文學者以『復

古」號召，倡不讀漢後書之說；兩家互相應和，形成一種淺薄浮泛的學風。即有一兩個傑出之士，亦不過淺涉泛嘗，依傍門戶，不能自立一說，進一解，蠶襲蛙傳，風靡一世。在這樣的環境中，少室穀然發表不滿的意見，他以為文章學問，本非二途，後人偏要把它們分開，實是大錯。他說：

古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一，而今之世之稱材者，詞章問學出於二。夫詩而枚曹也，李杜也，古之人有不必文兼也，迺其詩藻繪蕃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南渡嚴氏之說興，而詩自三唐外汰百家矣。文而左馬也，揚韓也，古之人有不必詩兼也者，廻其文淵綜富碩，故未嘗廢問學也；自北郡李氏之說興，而文自兩漢外屏百代矣。夫汰百家而一於唐以爲詩似也，顧百家汰而後世之詩卒無能登枚曹李杜之壇而奪其穢，屏百代而一於漢以爲文似也，顧百代屏而後世之文

卒無能馳左馬揚韓之壘而角其鋒。而徒俾詞章問學判爲兩途，而
懇摯乎其弗相入，是何古之立言者爲術之工，而今之立言者爲術之
拙也！⁽⁷⁾

因此，他提出改革的標準，在積極方面提出『精』『博』二字：

凡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淺聞眇見，曷免空疏，誇多炫靡，類失鹵莽。博

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難其人。⁽⁸⁾

學求其博，義求其精。要深要廣，『入之九淵而母墮於麌，放之八極而母墮
於幻。』要高要沉，『舉之千仞而母激於峭，按之萬鈞而母滯於巔。』在
消極方面要避除的是『晦』，是『雜』，因爲晦則不達，雜則不醇。⁽⁹⁾最重
要的還在無成心，須事事處以客觀的態度，要平心靜氣，作公允的探討：

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著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山之鉅，目曉之

近，有蔽不自知者。⁽¹⁰⁾

同時命意不能太高，持論不能太果，因為

太高則迂怪之情合，故有於前人之說，淺也疎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則減裂之覺開，故有於前人之說，疑也驟而信之，是而驟而非之。⁽¹¹⁾

太高則有時容易附會，曲解，太果則有時容易輕信，武斷。換句話說，治學的態度要處自己於客觀地位，要實在，要審慎，要忠實，要服是。

(6) *類稿九十二二酉山房記*

(7) *類稿八十六黃堯衡詩文序*

(8) *詩藪外編三唐上*

(9) *類稿八十六黃堯衡詩文序*

(10) 雜錄卷二

(11) 冊錄新錄序

要針對當時的病症，最好的藥是『讀書。』他在致王世貞書中，深慨於中葉以來學風之浮陋，而獨歎楊慎爲難得。

他說：

僕嗜讀書，身所購藏，幾等郵架；經史子集，網羅漁獵，時有發明。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廢。慨自弘正以來，作者如林，學者如絳，楊用修一木耳，風迴瀾倒，故未易支。⁽¹²⁾

因之，他一面苦口疾聲提倡讀書運動，一面他自身也不忘姚江諸儒所謂『實踐』，博極萬卷，精心撰述。生平著述之富，固屬驚人，但最使人敬仰的是他就在九死一生的病後，也還耿耿於著述。他在萬曆十七年六月致王世貞書中有這樣的話：

嬰疾以來，人間世事無復繁繫，惟著述一念，耿耿方寸，未能忘灰。⁽¹³⁾

這是他在瓜步大病幾絕後返里所寫的第一封信。在這一年中他的著述有九流緒論二卷（四月成書），經籍會通四卷（七月成書），史書佔畢六卷（七月成書），莊岳委談二卷（十一月成書），唐同姓名錄若干卷，詩藪內外編十二卷。身後七十年，朱彝尊稱許他說：

少室山房筆叢沉酣四部，自不失爲讀書種子。⁽¹⁴⁾

這真非過譽。

(12) 類稿卷一〇一 與王長公第二書

(13) 類稿卷一百十一 與王長公第三書

(14) 明詩綜卷四百七十一

少室少極聰穎，好學性成，在垂髫時即知專心經籍。

父僖，嘉靖己未進

士，博學工文，爲同邑唐龍、豐城雷禮、萬安朱衡所重。外大父宋震倜儻負奇，築雪溪堂，藏書甚富。母宋宜人持齋奉佛。少室在文學方面有他父親作他的指導，在讀書藏書方面受了他外祖和他父親的鼓勵誘掖；他母親的奉佛，或者也和他晚年的喜讀二氏書有相當關係。

他在幼年時詩學信陽何景明，未幾又推重歷城李攀龍，最後歸宿於太倉王世貞。他的文學批評——詩藏一書即承藝苑卮言的指歸而作。於詩，他曾自評其所得說：

於樂府得其原，於古風得其質，於歌行得其氣，於五七言絕得其韻。
近體排律，一章半簡，無大逾人；至數百韻以還，數十篇而外，淋漓浩蕩，點綴不窮，霸窮藝林，靡敢多讓。⁽¹⁵⁾

王世貞替他作序說：

才高而氣充，象必意副，情必流暢，歌之而聲中宮商而徹金石，覽之而色薄星漢而攬雲霞。

推許甚至，以『代興』屬之。⁽¹⁶⁾

(15)類稿卷一〇一與王長公第二書

(16)類稿王世貞序

在前輩中，少室最推服同郡宋濂王樟和成都楊慎。他二十八歲時，即校讎宋太史詩。三十六歲時，繼諸子辨和叢錄之續，著四部正誤。三十九歲時，序次諸家之說，著九流緒論，以為諸子流別因時代變遷，諸家互有損益，古人所定不能適用於今，為之更定補正九流部次。同年又著成史書佔畢一書，分為四篇：內以辨體，外以辨時，冗以辨誣，雜以辨惑；於前人弗求異，亦弗能同。四十歲時所著之丹鉛新錄和藝林學山，則專為糾正楊慎的丹鉛諸

錄及藝林伐山而作。汪道昆極恭維他，以爲『成都博而不核，弇山核而不精。必求博而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17) 陳文燭則許爲良史，他說：

崛起於數千載之後而尙論於數千載之前，索諸九丘之遠，論於六合之外，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辨往詰之屈筆，反先代之成案……才高識高而充之以學……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者，其元瑞之謂乎！(18)

他在朋輩中最爲當時宗室中的著名學者周府宗正朱睦、勤臣中的詩人護法者臨淮侯李言恭所重。十六歲入都結華陽社，與四方賢豪長者游。二十六歲始識王世懋，因其紹介與王世貞游，極爲所賞，爲列名於『末五子』中，授以衣鉢。四十一歲應汪道昆招遊，結白榆社倡和。世貞、道昆，獨稱老宿，主詩壇，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19) 諸詞客夢經入浙者莫敢

有異同。(20)

(17)類稿汪道昆序

(18)少室山房筆叢陳文孺序

(19)爾溪縣志五胡應麟傳

(20)藝書卷四湖應麟傳

少室一生不得志於科舉。晚年同邑至友趙志臯入內閣任首相，也不能爲力。(21)乙未(1595)會試不第，場後試內閣司誥，又以病不得與。戊戌(1598)妻歿父病，奔命巫醫，寢食都廢。己亥(1599)北上會試，又臥病禪寺，不得意歸，遂卒。

身後極蕭條，三子幼孤無術業。(22)所築二酉山房歸他姓。(23)藏書散

佚無存。(24)

(21) 野獲編卷二十三 金華二名士

(22) 藝書四胡應麟傳

(23) 蘭溪縣志八古蹟 二百山房

(24) 藝書四胡應麟傳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作

校記

顏剛先生在四年前的今天寫定了校點胡應麟四部正譌的序文。在那時候所能根據的材料，關於胡氏生平事蹟的只有一篇王世貞撰的石羊生傳。校點四部正譌的本子也只有兩個：一個是廣雅本，一個是文津閣寫本。

王世貞作傳是在胡應麟三十八歲的那一年冬間（1588），傳文是根據萬曆十四年（1586）秋胡氏下第南還後所作的自傳修改而成的。所以從王傳所能鉤稽到的胡氏生平事蹟，只是他三十六歲以前的事，以後的便無從查考了。

在這四年中，我們陸續發現了許多史料。最重要的是當時顏剛先生

所嘆爲難得的少室山房類稿和金華楊鵠志冰先生所藏的藝書。四部正譏的舊刻也陸續發見了好幾個本子。

關於胡氏的卒年，韻剛先生據萬曆戊午江澨然刻少室山房全集本的序文推斷他的存年有六十多歲。適之先生據韻稿中無萬曆庚子(1600)以後的文字的內証，推斷他死時大概年約五十歲（胡適文存三集頁六三〇）。這兩個假設都有可以成立的充分理由，但都不能指出一個固定年月。兩年前承揚先生的好意，特地從南方寄來一部吳之器所著的藝書，據卷四胡應麟傳，我們才知道他死於萬曆壬寅(1602)，存年五十二歲。

四部正譏是少室山房筆叢中的一種。已見的明刻筆叢有四個本子：內中最早的是萬曆丙午(1606)新安吳勉學本，次是萬曆甲寅(1614)蘭溪趙氏良貴堂本；最晚的是萬曆戊午(1608)江刻全集本；另一本附有甲乙刻言。

一卷（有寶顥堂祕笈本，廣百川學海本，明人小說本）欵識行格全和江刻全集本相同，惟多附錄一卷，爲一切舊本所無。

四部正譜的四個明刻本中，最可注意的是良貴堂本，因爲這本子是後來一切刻本的祖本。牠的校勘者趙世寵即戊午本江序所說『鴻臚趙君文鎮董其成』的趙文鎮（據明萬曆丙午蘭溪縣志，『趙世寵以貢生官鴻臚寺序班』）他的兒子趙三極（一兼）是胡應麟的女婿，同時也是良貴堂本的刊行者。

趙本是江刻全集本的初本，其源又出萬曆丙午新安吳勉學本（卷首有黃吉士孫居相，陳文燭序，題『新城鄧漢、殷城黃吉士、沁水孫居相同校，新安吳勉學閱刻』。北平文友堂存有一部，曾一翻閱。）吳本又出於一五九〇年前所刊的胡氏家刻三十六卷本（頌稿卷一百十二與王司寇論骨

鉛諸錄。) 江刻本的後身是四十八卷附甲乙刻言本，一七八二年四庫全書本，一八九六年廣雅詩數合刊本，一九二三年掃葉山房石印本；最後是民國十八年的模社校點本。

趙本江本和模社本四部正譌的異同，我曾細細地校勘了一下。發見有若干處是趙本有而爲江本模社本所沒有的，也有幾處是趙本江本互異的，也有趙本江本都錯的，也有模社本錯而趙本江本不錯的。現在試把這些校文列在下面，以資參証。

良貴堂本

良貴堂本

江刻全集本

模社本

頁二行七

又有非僞而曰僞者文字

缺

缺據良貴堂本補

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

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

靈府抱樸紀於勾漏本傳

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

發以非葛稚川之頽是也

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

玄取而點定之類是也

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

則宋世已無可考

……本著三篇

商書簡潔而明肅

以三千二除之

頁二行九

頁四行七

頁四行十

頁六行九

同

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

已無可考

同

商書簡潔而明肅

同

同

本著三篇

同

以三十二除

……點定

之之頽是也

同錄真寶本初

以三十二除

頁六行十

黃琬傳注中

頁七行七

天地合精

頁九行九

有元皇介次萬形經

同

天地合精

按趙本江本均落「次垂皇策」四字，模社本據後文補。

又其所言二十二易草

同

又其所言三

形經

之
黃琬傳注中
有元皇介次萬形經

頁十五行十

木等語
野獸義虎

同 同

野獸義虎
至乾坤天地

頁十七行八

至坤乾天地……

頁十八行五

山川澗右所云……

山川澗曰日月湖右所

山川澗川曰月

頁二十行七

西京文序

同

頁二一行九

作僞之戒

僞作之戒

頁二二行二

以授楊楫

同

頁三一行七

天下者天下天下

同

頁三二行四

計然姓辛字文子李遷

計然姓辛氏……

所注蓋實因之

趙本江本此

天下者天下
之天下

計然姓辛氏

按馬總意林卷一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學津討源本，榕園叢書本，光三崇文書局本文並同。胡氏所見本爲十三卷，疑有譌誤，或非今傳本，或胡氏所見意林本已不存於世。「姓莘氏文子」氏，趙本作字。江本作氏。學津榕園崇文本意林作名莘作辛。今據趙本改正。

頁三四行十

有鬼臾區三篇……說

有鬼臾區三篇……說

有鬼容區三篇……說者

者謂即鬼臾區

說者謂即鬼容區

謂即鬼臾區

頁三九行十

或俱子墨烏有

同

或俱子虛烏

頁四三行三

七七篇云

同

七七篇云

頁四三行六

蓋心有所慕則愛從愛

蓋心有所慕則愛從之

同

七七篇云

從之

頁四六行七

金樓絳宮

頁四五七行七

故傳於春秋

頁五〇行三

能勑召鬼神

頁五三行十

宛然二代范型

金樓絳宮
同
故傳於……

頁五五行五

「晉乘疑即竹書」一段，趙本江本均在「列子稱……」一

段後，漢社本在「列子稱……」一段前。

頁五五行二

右驂赤驥

金樓絳宮
同
故傳於……

頁五六行十一

縣堙息壤

能勑召鬼神

頁五七行一

「此書蓋周末……」一段，趙本列作正文接上一段，江本漢

社本並作小註。

頁六十行三

青軸白首

頁六一行六

吾景濂亦似未深考

貢六四行八

考此晉孫綽……
以佐右浮屠……

貢六五行六

竟可疑也

頁六七行十

以淺陋故

貢七四行九

有此題爲証

考此傳孫綽
以左右……
可疑也

考此傳孫綽
以左右

同

青軀白面

同
景濂亦似之

第以淺陋故
有此題爲證

有此題爲訛。

有此題爲謬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吳晗於清華園舊大樓

績成總的史料審人前

辨僞叢刊

出版社北平

書字辨

實價四角

子略

實價三角五分

顧頤齋集。尚書爲中國古史宗主，而書字爲其綱領，且託之孔子，則其在古史上地位之高可知。自吳國發其傳，宋承之，而後歷代書集傳確定之。惟因其僞作手西漢末，東漢之經師甚崇奉之，以故漢學極盛之時代復將此真僞問題取消，書集傳雖爲藝中取本，而書序一卷則缺而不刻。直至唐宋討論今古文問題，始以其爲

古文家物，重將此真僞問題提出而解決之。本書錄朱

宋高似孫著，顧頤齋校點。此係高氏以子書時之筆記，有僞一書作提要者，有考證其真僞及批評其思想者。

朱熹之作諸子辨，即承其風。原書尚無單行本，今以頁復將此真僞問題取消，書集傳雖爲藝中取本，而書序一卷則缺而不刻。直至唐宋討論今古文問題，始以其爲

川學譜本作底而以四印全書本及文獻道考內經摘要所徵引者校之，允稱佳刊。

古今僞書考

實價一角五分

明宋濂著，顧頤齋校點。此書原刊宋寧士全集中，世無單行本，知者不多。所讀諸子書，自周迄宋，凡四十種，推勸其篇目，作者思想淵源，有極精密之議論。

顧氏用四種本子合校付刊，就本書言，亦爲最精之本。

古今對照表，尤便檢查。

清孔廣恒著，顧頤齋校點。此書卷四部正闕而作其限光緒胡應麟尤犀利。如易傳、李賦、詩序等，胡氏不收以為僞者，此均僞之逸周書，皆晉杞年等，胡氏以爲真者，此亦僞之。雖一小部分，然其提出問題之多實可嘆。原刊知不足齋叢書內，不易得；坊肆通行本又多誤。現由本社影校付印。末附胡適名先生宋朝三大家別論。

(續) 刊叢 偽辨

朱熹辨偽書話

實價四角

朱子治學，最有卓識。在宋代辨偽的空氣中，以彼之收穫爲最多。惟散在各書，不易彙集。本書編者白壽彝先生專治朱子之學有年，從其文集錄及專著中輯出辨偽之語，得所辨之書四十種。朱子本欲作一辨偽專書，以無暇而未成，此書出，可成彼之志矣。書首載白先生序，論朱子讀書方法及辨偽方法，簡而要。

宋王柏著，頤頤刪校點。是書對於詩

經作分析的研究，直斥若干篇爲淫詩。

詩

其意雖爲術道，但轉足揭開詩經的真相。又經中錯簡亦推考詳甚，發自來

（編解本校之）

實價二角五分

詩辨妄

實價四角

朱熹著，頤頤刪校點。詩經無人附會，其真面目全不可復見。及三家亡而毛傳序，鄭箋遂成定說。歐陽修作詩本末，始加駁辨。鄭樵著《通志》，力排其議論尤激烈。世人駭怪，不久亡佚。然朱熹詩集傳承其風，使詩經真相大白於天下者，鄭樵之功不可沒也。今輯錄此書遺文，成一卷，又以周易非詩辨妄及宋元以來對於鄭樵詩書批評等作為附錄。

左氏春秋考證

實價五角

清劉逢祿著，頤頤刪校點。左傳一書爲劉歆分析以比附經文，痕跡頗然，疑者不絕。至劉逢祿始證實全書又發左傳之傳授系統一一批評相。又經中錯簡亦推考詳甚，發自來

（編解本校之）

經學家所不敢發之議論。原書無單行本，今用金華叢書本標點，以通志堂

學界之全史。書首有張西堂先生長序，書末有錢玄同先生長跋，對於左傳及清代今文學作系統的評論與敘述，源流本本，尤足貴重。

樸社出版社籍書目錄

北平山景街東七十號景山畫社總批發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初版（一千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再版（一千册）

實價大洋三角

外埠函加郵費

著作者

胡應麟

校點者

顧頡剛

出版者

麟社

印刷者

模

總發行所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模社出版經理部

總經售處

南池子恭龍胡同十三號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模社出版經理部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模社出版經理部

北平景山東街十七號
模社出版經理部

譌正部四

本書自明店書歸起發行

年六月八日行

$\frac{d}{dx} f(x) = 0$

